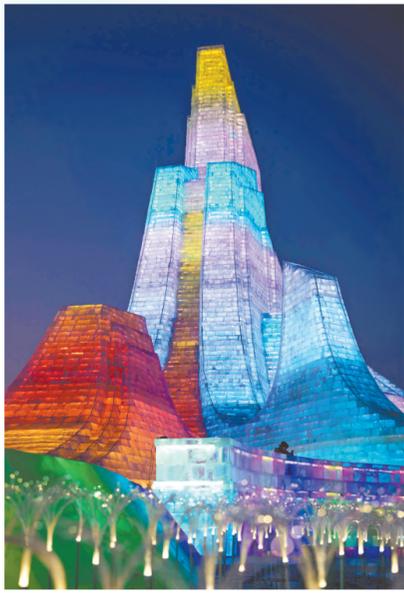
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编/版式:石琪
美编:倪海莲

投稿邮箱
hljrbte@163.com



冰雪大世界主塔。石琪摄

当冰遇上灯,就像冷遇上暖,就像情人遇上玫瑰,就像烟花遇上哈尔滨。

“皎然心一寸,愿比玉壶清”,冰与心的精准对照,可见古人对冰的评价至高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哈尔滨才不负韶华,将冰雪的温度发挥到极致。冰灯成为哈尔滨一枚文化符号,成为哈尔滨赠予世界的一张名片。

仰望长白山,它捧出三条河流,其中之一的松花江,恰似“山随平野尽,江入大荒流”般迤邐,从哈尔滨的肌肤悠然淌过,夏季是盈盈满满的一江碧水,冬天凝结成厚厚的一江冰晶。冰可载物,冰可以带来童趣。

哈尔滨的冰灯起源于商埠用水桶自制冰灯,1963年,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在哈尔滨兆麟公园举行。冰灯耗费冰,冰如何解决?人们将目光投向松花江。松花江司空见惯的冰从此以一种“建筑材料”的身份跨入了艺术殿堂,人们啧啧称赞,这哪是冰,这分明是玉,是翡翠,是琥珀,是凝脂的晶体,释放着不灭的光芒。早期的冰灯,不乏粗砺和简约,大体勾勒了一个形,洁白如玉,闪亮的灯光赋予冰体生命律动,栩栩如生,成为冬未哈尔滨最耀眼的存在。

时光荏苒,当年的年轻轮忽圈定六十三个严寒,松花江岸边的冰雪大世界盛宴再次点亮夜晚。从采冰运冰,到组织实施,从设计方案,到论证提升,主管部门积累一整套设计建造冰灯的施工方案和技术标准,在世界冰雕领域技高一筹,独树一帜。

第二十七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,120万平方米的冰雕群落就是最好的例证,这里漫溢着雪光冰影,雪花是天然来客,冰是大地倾情而出,实属的天造地设,被艺术家们巧妙结合,精准雕刻,既汲取大自然的灵秀,又迸发艺术的锋芒,为哈尔滨的冬日交响演奏出最华丽的乐章。

40米高的“冰城之心”冰灯主塔,矗立在众多冰灯建筑群中,高度刷新世界冰体建筑最高纪录;代表性冰建筑“冰雕黄鹤楼”,攒尖式建筑,飞檐五层,形似一只只黄鹤展翅欲飞,用冰体来表现,技术难度可想而知。

冰由水结,入冬后的松花江水,一副清瘦俊秀的腰段。由于冰层三尺,需要层层叠加,每一层冰体都把最澄澈的水质吸附在冰体之上,以此凝结的一小块冰坯,垒筑雕刻,置放在空气中,冰灯的主体分外通透,冰灯的纹理胜过流水的清澈。阳光是最后的雕刻师,循着艺术家们的独特构想,使冰雕作品更加纯净透明,散发着华丽澄明的光芒。

夜幕低垂,伴随着那首动人心魄的《春天的故事》,纯冰灯打造的深圳罗湖口岸联检大楼赫然在列。这座高14米,宽26.5米,使用2450立方米的冰料塑造而成,晶莹剔透的冰灯还原了一幅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的中式建筑。除此,还有山东岱庙,福建土楼等国内知名古建筑,均以主宾省、主宾市的名义被主办方选中,逐一惊艳冰灯主题乐园。如果空中俯瞰,群冰斗艳,辉煌壮丽,这里是一幅“谁将寒玉琢冰灯,点缀琼楼不夜城”的人间天堂,一幅人与自然共同绘制的水晶宫。

哈尔滨冬季漫长,它挤占了春季,压缩了秋季,无形中将冰雪的放纵提供了舞台。自十月底降下第一场雪,几场雪过后,银色与纯净就滞留在这个城市。

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同时施工,仅一道之隔的太阳岛公园,一座造型各异、晶莹剔透的雪雕作品正在如火如荼地赶制。相比于晶莹剔透的冰雕,雪雕作品更适合表现情感细腻的人物、鸟兽和神话故事等题材。从冰雕景区到雪雕景区,再到松花江南北两岸,巨型雪雕卡通人物比比皆是,哈尔滨沉浸在冰雪艺术的氛围里,成为了纯洁无瑕的冰雪童话。

冰雕和雪雕相映成趣,丰富了哈尔滨冰雪创意的主题内容,增加了哈尔滨冰雪旅游的艺术含量。

难怪有人直呼哈尔滨为冰城,我想这不外乎是对哈尔滨冰雪文化的褒奖。冰雪之美,稍纵即逝;冰雪之色,映射一座城市。冰灯的璀璨,不仅照亮一方,也将哈尔滨带入“琉璃世界净无尘,冷蕊寒香别有春”的世界。

记忆深处的冷

□王宏兴



不冻河日落。张蕊摄

关于冬天的记忆,总被一个“冷”字牵系着。那些年,乡村的大地平坦空旷,房舍低矮稀疏,风雪无遮无挡,寒意便放肆地侵蚀一切。乡亲们在天寒地冻里未曾退缩,不管大人还是孩子,凭借蓬勃不息的热情和力量,演绎着一首首韵味无尽的生活乐曲。

村子中央有一口老井,是全村的水源。人们挑水时稍不留神便溅水成冰,时间一久,井沿外围绕出了一条冰道。这里成为孩童的乐园。再冷也冻不住孩子们脚,无需邀约,总是自发地聚拢在一起,多是半大小子,女孩子不喜这些挨冻受罪的傻事。带爬犁的,最能招来玩伴,小主人安坐其上被众人牵引着飞快地奔行,显出王者的威风。受人服侍的报偿是几个回合下来后让位给伙伴们,自己则跟着跑,时不时喊叫着提醒道:慢点啊轻点啊,别撞了我的爬犁。

另一伙人在抽着冰条。冰条质分优劣,高档的是大镬丝帽里嵌进钢球,结实,转得快;木制的条则属大众货,底端嵌进粗铁钉,为增加配重条身缠满铁丝。你抽我也抽,看谁的条转得快转得稳。玩着玩着就起了坏意,瞅准时机瞄准方向,猛地一鞭下去,铁条快速旋转过去把木条撞飞。器不如人,那就直接动手开干,转眼间由抽条变成摔跤。小孩也是亲疏有别,看到同伴吃亏,就帮腔上阵,于是乎,两个阵营就乱哄哄地在地上厮闹起来。

冷中有趣,冷就无所谓冷。在外一待就是一小天,直到日头偏西,天色渐沉,母亲们一声声吆喝着自家娃“回家吃饭嘞”,孩崽们才不情愿地陆续散去,还给村庄一片难得的安静,留给未来一个甜美的乡梦。

一年成就在于冬。农家的账,只有到了冬底把粮卖出去才能见出分晓。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包产到户,粮食市场尚不活跃,不管公家粮库还是个体粮贩,都是坐等农人送粮上门,不像如今在田间地头就把粮食售卖出去。卖粮这头等大事可不是一家独自操办,需亲友组团互助合作完成。妇女起大早生火做饭,得做扛饿的吃食,也不顾面袋和油坛所剩几何,只管烙出一张又一张的大饼,可劲儿供着男人们填饱肚囊。可是不白吃这油滋滋的大饼,一麻袋苞米将近二百斤,打起来就装到车上码齐摆正,再用麻绳绑紧勒实。一个人坐辕上赶车,一个人坐粮堆上押车,顶着拂晓的寒气,伴着零星的鸡鸣,向县城出发了。

二十里乡路,中途歇上三两次,养马喂牲的劲儿;间隔半个时辰人就要跳下车来,踩上一阵冻得麻木的脚。到了收粮点,一看,前面已然排起长长的队列。这时候牲口吃起草料;男人抽着旱烟,凑到乡邻跟前唠起家常。今年比去年行情好,人人僵硬通红的脸满是喜色,见了谁都是笑脸相迎。粮钱入兜,更是喜笑颜开,心里一遍遍拨打着算盘:扣掉种子化肥,剩多少赚多少……归家马蹄急,男人早就把冷意抛得远远的,一心想着家里烧酒上了桌,更想着早点把一兜子麻花和糖块交给眼巴巴望着的孩子们。

我的老家在东北,在那片广袤的原野上,黑土地如巨幅黑绸铺开,每当我透过北去列车的窗口,或者透过低空飞行的飞机舷窗看到她,就会想起我的老父亲,一个地地道道、普普通通、勤勤恳恳的北方老农民。他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,对土地特别亲,从骨子里渗透出一种对土地无限的挚爱、无尽的深情,他用勤劳的双手开垦出非凡的人生。

二十世纪90年代的一个国庆节假期,我从千里之外的异乡回老家看望父母。一走进老宅的庭院,就看到像小山一样的玉米穗堆在院子里。墙头上摆着玉米,粮仓里装着玉米,房檐下挂着玉米,整个院子成了一个金灿灿的玉米天地。

我迎着喜出望外的老妈,脱口而出:“妈,哪来的这么多玉米?”老妈满面笑容地回答:“这是你爹开荒种的。”我惊讶,这么多玉米,得开垦多少地呀?他一个人怎么干得过来呢?那一年,老爹已经八十多岁了,一个村里少有的耄耋老人啊!

老妈跟我聊天,讲了很多有关老爹开荒种地的事,我才知道老爹真是执着,坚韧,真是不容易啊。老爹每天早晨四五点钟,整个村庄还在沉睡的时候,就摸黑起身下地了,他在地里劳动一段时间,天亮才回家吃饭,吃完饭再到地里干活。用那双手布满老茧、纵横裂痕的双手,挥动锄头、铁锹、镰刀,垦荒,一尺一寸地把那些杂草横生、乱石成堆的荒原变成可以耕作的土地。对板结坚

冷中有盼,冷又奈何你如何。一家子人相亲相爱、相依相伴,住在泥屋陋室里也能心生温暖,这温暖给予人以无穷的力量,可迎风斗雪,战天斗地,让生活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好起来、变了样。

从村庄到中学校十里地有余,每天往返骑自行车走一个来回。到了冬天最难熬。学校处在西北方位,冬天里常刮的又是西北风,每个清晨只好逆风而行。我生来单薄文弱,这十里求学路对我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母亲知我怕冷,就给我额外加衣,棉袄、棉坎肩、棉大衣,把我活脱脱穿成一只笨重的粗缸。我骑行速度慢,跟不上大伙,多是独来独往。到学校的途中有一道长长的漫岗,浑身蛮劲的学生可提前发力,冲刺上去,我则甘心投降,推车走步渡过难关。遇到风雪天,步行也很吃力。寒风阵阵袭来,似乎要裹走我这团棉球,我尽量猫腰低头用力对抗着这吃人的魔。稍一抬头看看方向,风雪便猛扑猛灌,脸颊疼得像针扎一般。

进了教室,层层衣服下早有一身热汗,汗水消退,棉袄里就变成一块凉铁,因为屋里也是一个“冷”字了得。学校没钱,只能买劣质的煤,火星微弱,久久烧不起来。屋里屋外都是冷,我的手就被冻成馒头形,肿胀后又溃烂成坑,直至今天冻痕仍有迹可循。其时,坐定课桌后的我顾不得这许多,我的心思全用到学习上去。十几岁的我彻底知晓一个道理:唯有读书可以改变命运。这是父母用无声的付出灌注给我的信念,这是兄长们已然为我作出的示范,我看在眼里,铭记心中,付诸行动。命运也真就未负一个在风雪中负重前行的少年的心愿。

冷中有志,一定能战胜冷的挑战。在笃定追求志向的道路上,饥也好寒也罢,都是一块块试金石,唯有生活的勇者强者才能迎险过关,过了关的人自会生出一双强劲的翅膀,得以飞向五彩缤纷的人生舞台。



大兴安岭的雪。张蕊摄

远方的灯火

□温安华

小区除夕夜,家家户户灯火通明,不少人家在阳台上挂起了红灯笼,远远望去,红彤彤光影迷离,散发着阵阵暖意,呈现一派节日气象。看着红灯笼,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在手机短视频上听到的《远方的灯火》那首歌:

风吹散了行囊里的那份倔强
天边的云像故乡的模样
走过繁华却越走越心慌
人海浮沉里最想念却是安静的土壤

这首歌旋律舒缓不失调悠扬婉转,歌词直白质朴,将身居异乡人的乡愁、漂泊的迷茫、归乡的渴望,以及故土与亲情带来的心灵归属与力量表达得细腻而真切。歌词以“灯火”为核心意象,突出了城市霓虹的冰冷,家里灯火的温暖。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跃然而出。这首歌也成为异乡人情感寄托的思乡之曲。

这首歌之所以能引发人们强烈的共鸣,正是因为它唱出了中国人共同的情感——无论走多远,故乡永远是心灵的港湾;无论在何方,家里的灯火永远是指引归途的方向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王维的这句诗穿越千年,至今仍精准地戳中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自魏晋以来,每逢岁末节庆,便是游子思乡的峰值时刻。古人驾马扬尘,一别数载,只能寄情于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的遥望,或是“故乡今夜思千里,霜鬓明朝又一年”的慨叹。这份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乡愁,早已沉淀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。

春节作为最隆重的岁首之节,承载着“无论身居何方,也要回家过年”的集体执念。但依然有不少人因生活的奔波、工作的羁绊,春节不能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。尽管发达的无线通讯能够很方便地听到远方亲人的声音,能够在屏幕上遥望到故乡的灯火,但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这份遗憾与牵挂,却仍与古人的乡愁一脉相承,是发自内心的对故乡与亲情的永恒眷恋。他们为了理想和信念,将对家的眷恋藏进心底,把乡愁的绵长化作前行的力量。用坚守守护心灵的灯火,用担当点亮时代的星河。

望着窗外的烟花与点点灯火,忽然懂得:春节的意义,不仅在于团圆,更在于要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,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。无论身居何方,我们都要珍惜眼前的幸福。最亮的灯火,不只是在远方亲人的笑容里,不只是在故乡的烟火中,更深深地埋藏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。他们在春节的坚守中,读懂了乡愁的意义,明晰了前行的方向。正是这一盏盏心灵的灯火,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;正是这一份份深沉的坚守,铸就了国泰民安的坚实根基。

除夕夜,愿每一个回家过年的人,都能守护着家里的那盏灯火,珍惜眼前的幸福,团圆安康;愿每一个没能回家的人,都能少几分漂泊的伤感,远离孤独和迷茫,多些温暖与笃定。祝愿今年没能回家的游子:待来年,如愿回家过年。让家里的那盏灯火,温暖着千里奔赴的团圆。

父亲的 土地深情

□邹宝华

实的硬土,他一锄一锄地刨,一锹一锹地翻;对地里的碎石,他一块一块地捡;对盘根错节、生长茂盛的杂草,他一把一把地割断,一棵一棵地薅出草根……撒下玉米种子后,不管刮风下雨,天天守着这片黑土地。间苗,除草,施肥,驱虫,像照料婴儿一样,把腰弯成一张拉满的弓。他常常跪在垅沟里爬着干,坐在垅台上向前挪着做。

妈妈说,7月份雷雨季节,一场暴雨冲垮了几条他精心修建的田埂,他开垦的荒地积水成湾,他连夜跑到地里,挖渠排水,泥浆糊了满身,保住了他心爱的玉米。从春耕,夏管到秋收,老爹出过多少力、流过多少滴汗,培育浇灌着这块黑土地,日复一日地辛劳把这块荒滩变成良田。

父亲从外面回到家里来了,我看见他那黝黑的脸上沟壑般的皱纹,一阵阵心疼,问他:“爹,您每年开荒种玉米能卖多少钱?”他说:“第一年刚开出来的荒地,产量不高,一年比一年增产,去年卖了3000多块钱呢。”

“您这么大年纪,不要吃那么多的苦,受那么大的累了,每年我给您3000元钱,还可以加倍。”我记得他说:“我不是单独为了挣钱,我就是爱种地,地是我一辈子的最爱,种地我高兴,多少钱都买不来。你不要管我,我高兴的事,你就让我做呗。”

他眯着眼睛回忆:“我念了四年书,14岁就跟你爷爷开荒种地,我知道,没有不养人的地,只有不用人的地。那时我就跟土地交了朋友。开

垦荒地,天天起早贪黑也不知道累,没有荒地可以开垦,我就攒钱买地。土地改革时,我自己的土地多,担心被划为地主,就和你爷爷户口分开,多数土地分给你爷爷一个人,后来他被划为地主,我被划成中农。土改后,我在分到的土地上种西瓜,香瓜等卖钱,日子过得挺红火。”

“我和你妈二婚,她从城里来,不喜欢农村,厌恶土地,草苗不分,我陪她回到沈阳。到沈阳我嫌挣钱少,想念农村的土地,好说歹说劝你妈又跟我回到农村。看见这大片的土地,可高兴了,浑身是劲,使不完的劲。在自家自留地里,我种洋葱,栽黄烟,种菠菜,栽土豆,让自留地一年四熟,收四茬,买了一头驴,置办了一辆小驴车,把这些农产品拉出去卖,都很值钱。”

“改革开放后,我发现河岸边的荒地没人要,就急着去开荒种玉米。第一年收获1000多斤。卖玉米过秤的时候,玉米粒像金豆一样哗哗地倒出来,村里的会计看着说,老邹头,五毛一斤,你挣到500多块钱呢。”

老爹告诉我,他细心地数着厚厚的一沓钱,心里乐开了花,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,留着回家给我妈。我看出来了,他数的是不是钱的张数,而是在数着每一株玉米从破土到抽穗再到收获的日子,是在查看每一滴汗水渗进土地的深度,是在丈量曾被抛弃而获新生的土地的面积。那是黑土地的馈赠,更是一个老农民用一生谱写他深爱土地的农歌。

雪光冰影里的哈尔滨

□李英龙



请关注
文旅频道
视频号
抖音
快手